

要学会拒绝

□李曉(重慶市萬州區)

我是一个不太懂得拒绝的人。我心软,我想在所有人面前表现出八面来风的样子,我想成为一个在人们眼里成功的人,我想荣归故里,却不想锦衣夜行。

我是一个对故乡非常看重的人。一个人如果没有心灵里的故乡,无疑是一个弃儿。这些年我在城里的漂泊,之所以还有一个落地的地方,那地方就是我的老家,我的生命,在那里触满了顽强的根须。老家的人也看重我,还不是认为我写一点小文章,混得一点虚名而已。我不想把这个虚名也浪费掉,不过,这个虚名真把我害得好苦。

老家的人都把我的虚名当作生产力了,老乡们认为我在城里神通广大。有年春天,我堂伯和一个村里人鬼鬼祟祟来到城里,他俩在夜色掩护下,扛着两个鼓鼓胀胀的大麻袋来到我家,里面装的是腊肉、核桃、黑木耳等乡里土特产。

我对堂伯嚷嚷道:“伯啊,你来我家,还送这些东西干啥呀,把你侄儿都看成啥人了。”堂伯嘿嘿笑着:“侄儿,这不是送给你的,是要你送人的。”

原来,老家的村民们集资修了一条土路,告别了靠肩挑背扛的日子。不过这条路是修通了,但遇到雨天泥泞,汽车根本走不动。乡亲们想争取上面的项目资金,把这条路硬化成水泥路,自然,他们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。堂伯说:“我们都知道你在城里混得不错,认得城里好多官员,交情不错,这些土特产,就是让你去送给某部门领导的,也走动走动。”我一时也不好拒绝,嘴里还哼哼哈哈念着主管交通部门的那个领导的名字,仿佛就是我哥们儿似的。平时我回到村庄,和乡亲们围坐一团喝了大酒,也在他们面前吹嘘,我在城里是如何如何风光,说乡里有啥事,可以找我。我和乡亲们喝酒,总是很轻

松,喝着喝着,就到墙角蜷缩成一团了,那是我最舒服的状态。这些年,我似乎也真给乡里帮了一些忙,比如,村里一头母猪难产,我电话通知畜牧局的朋友赶到乡里帮助母猪顺产,帮助一个乡里孩子进城读了重点学校,帮助一个单身汉娶了一个饭馆里的洗碗女工等等。乡亲们都念叨着我的好。

那次,我请堂伯和来人喝了酒,酒劲上来了,我对他俩说,这事儿问题不大。后来,其实问题很大,我不但没把土特产送到那位领导家里,还受到了严肃批评:“上项目,哪有你这样随便啊,原则、政策还坚持吗?”村庄里的路,还是土路,每次回去走在那条土路上,我都如履薄冰,所以感觉每一次回去,我都做贼似的心虚。还是堂伯理解我,他长叹了一口气说,侄儿啊,办不到的事儿,不要随便答应人家。

我给一个文友承诺销售自费

出版的诗集200本,却好不容易只卖出了10本;对一个爱好书画的朋友答应送他某名家书画,结果那名家对我开出高价钱;我给几个外地腊月里盼回家过年的人答应买返程飞机票、火车票,结果人山人海我反倒被挤翻在地;我甚至答应给一个喜欢吃野味的人送一头活野猪,结果野猪没搞到反被人言咬了几口……这些年来,我都没有拒绝多少人的要求啊,大都办得一塌糊涂,把人际关系弄成了一张破渔网,这些没实现要求的人,有的和我绝交、冷落,有的在背后抨击、奚落我,我的热心肠,倒让我成了一个孤家寡人。

我之所以答应他们的种种要求,说穿了,我是想做一个大好人、大能人,骨子里其实是一个虚荣心很强的人。由于我不懂得及时拒绝,没有原则性地匆忙答应、承诺,让我成了一个痛苦的“网中人”。

从今以后,我要学会拒绝了。



“塞上湖城”秋色浓 王鹏摄

我愿做一只挨打的小羊

□钱永广(安徽省天长市)

俗话说,不打不成才。在人的成长过程中,很少有人没挨过父母的打。记得小时候,因为天性顽皮,我没少挨父亲的打。可我的记性特别差,每次挨打没多久,很快就挨打的事给忘了。

长大之后,当我终于可以和父亲平等地交流时,我曾就小时候挨打的事问过父亲。父亲呵呵一笑,承认自己那时的脾气不好,可究竟为什么要打我,他总是说不清。

等我有了儿子,儿子也一如小时候的我,顽皮淘气,我也经常惩罚儿子。有一次,父亲来我家,儿子又惹我不高兴,我就动手打了他。一向爱孙子的父亲,几次欲言又止,可最终还是忍耐不住,训斥我不该如此打孩子。

于是,我又想起了小时候我挨

打的事。那天晚上,父亲带着歉意对我说:“你们五个兄妹中,你最让我称心如意,真不知道,你小时候,怎么总会挨我的打呢?我真不该!”

小孩子挨父亲的打,真是家常便饭。小时候,我家东边有一条河流,每到夏天,村里的小伙伴就会脱掉衣服,下河游泳。下河游泳的孩子,有的被父母发现了,不知挨了多少打。可打了一次又一次,每年还是照旧。

其实,对下河游泳的孩子来说,挨打是一种被爱。一个孩子,从出生到上学,成年,到工作,再到娶妻生子,那要倾注父亲的多少心血啊。《诗经》云:“陟彼岵兮,瞻望父兮。”意思是登上长满草的山坡,看父亲回来没有。这句话让我呆

呆地捧着书,很久没有放下来。

清楚地记得,父亲最后一次打我,是在我工作以后。那时,父亲已被诊断出癌症。因为嫌看病太贵,父亲坚持要出院,而我则强烈要求他配合医生做治疗。其实,那一次的打,也只是父亲在我的后背轻轻一拍,我便失声痛哭起来。

父亲确信他没有弄疼我,不解地问:“过去打你,你很少哭过,怎么今天如此痛哭?”

“过去我挨打,真的很痛,那时候的你健康有力。今天您打我,只是轻轻一碰,我知道您没有力气了,所以痛哭。”我真想把我痛哭的原因告诉父亲,可话到嘴边,我又咽了回去。

那个寒冷的冬天,父亲走了,

永远地离开了我。有一次在梦里,我梦见我回到了童年,面对我的顽皮,父亲哆嗦着,拿起棍子就要打我。不知为什么,我竟不知道躲避。

醒来后,我把梦中挨打的事告诉妻子。我问妻子,小时候,只要父亲打我,我总是拼命奔逃,可不知这次在梦里,为什么我不知道奔逃呢?

“因为你想父亲,哪怕是挨打,你也心甘情愿,绝不逃避。”妻子的解释,让我不禁泪流满面。

是啊,父亲去世了,我多怀念父亲的打,哪怕让我像一首歌唱的那样,我愿做你身边的小羊,跟在你身旁,我愿你每天拿着细细的皮鞭,轻轻打在我身上……可如今,我就连挨打的愿望,也只能在梦里了。



254.泉明即渊明

唐代诗文提及陶渊明者,多以“泉明”代之,或以“陶渊明,字泉明”释之。唐朝诗人耿纬有诗云:“何事学泉明”;诗人韩翃有“春城无处不飞花,寒食东风御柳斜”的佳句,亦有“闻道泉明居止近”。其实,“渊明”改称“泉明”者,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,根本原因是为了避讳唐高祖李渊的名字。

255.鸚鵡有情

宋高宗赵构被金兵撵到杭州,整天唉声叹气。皇上喜欢养鸚鵡,有一天问鸚鵡:“想家不?”鸚鵡回答:“想家。”皇上遂命太监将鸚鵡放生。多年后,一朝廷使臣经过陕西中部的陇山,遇一鸚鵡。鸚鵡问使臣何处来,使臣回答:“自杭州。”鸚鵡问:“皇上可好?”回答:“皇上驾崩了。”鸚鵡悲鸣不已。使臣赋诗曰:“陇口山深草树荒,行人到此断肝肠。耳边不忍听鸚鵡,犹在枝头说上皇。”

256.永葆青春

年老发白是自然现象,但染发强作少年狂自古有之。唐朝诗人刘禹锡诗云:“近来年少轻前辈,好染髭须作后生。”元朝丞相史天泽深受元世宗信赖,有一天,皇上发现史天泽的白发一夜间变成黑发,遂问是咋回事?史天泽回复皇上说:“我照镜子发现须发皆白,这会影响到我效力雄心的壮志,所以将须发染黑,保持青春状态。”

257.莫教一日不开

宋仁宗庆历年间,欧阳修被贬到滁州,新修“醒心”“醉翁”二亭于琅琊谷中,写诗命工作人员在亭旁遍植花木:“浅红深白宜相间,先后仍须次第栽。我欲四时携酒去,莫教一日不开。”不久,欧阳修被调至扬州,欢送宴会上,欧阳修赋诗云:“花光浓艳柳轻明,酌酒花前送我行。我亦且如常日醉,莫教弦管作离声。”(老白)

@——投/稿/邮/箱

yaby2013@qq.com



金秋 李欣摄